陽光與音樂之間

咆嘯的風恣意的鼓譟著，混雜冰冷的雨水無情的滴落著。水打上我艷紅的帽沿，無聲地暈開了一圈深沉的灰紅，滲透過織物浸染了我的髮絲，劃過我的面龐。我毫不在乎——因為我全身早已被雨水打濕的徹底。指尖僵冷的停在按鍵，脖頸與臂膀痠痛到麻木，號口沾染不了一點嘴唇的溫度，又或是我的唇早已跟號口一般冰涼。但我想我還能再走十圈！一百圈！再吹無數次這些刻印在身體本能最深處的曲子！

畢竟我的心臟還在熱烈的跳動著，我的嘴角無法控制的上勾，豐沛昂揚的意志與情感違反身體的意願叫囂著。我感覺到純粹的開心豐盈在我的心口，充盈在我身邊的每個同學的胸膛，每個街邊向我們揮手的路人。近乎麻木的感官知覺下是最純然而熾烈的快樂。我想，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：

2022 年 12 月 14 號，我在嘉義管樂節。

雨絲依舊飛舞著。或許對路旁的觀眾，街邊的記者，遞給我衛生紙擦臉的可愛的便利商店店員而言，嘉管就只是這一天。但對我而言，對站在場場上演奏的每一個人來說，嘉管又何止是一天。至少之於我，這一切的起點起自於一年半以前的九月，第一次在學校操場正中央，看到學姊艷紅的身影，悠揚又激昂的樂曲在熾熱的艷陽下唱響，那美麗的身影與激越的音符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底，我告訴我自己，我也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。

這並不容易，嚴格來說，這非常困難。尤其是對我這個毫無音樂基礎，分不出自己唱的是什麼音的音癡來說，這不亞於一場在八月盛夏中午十二點舉辦的馬拉松，甚至還沒有盡頭。因為一時的衝動，熱血衝上頭腦又被學姊們招生時的話語吸引，義無反顧的填下了加入樂旗社的意願書，或許稱為賣身契還比較恰當，只是當時的我還不知道，我會把整個高中生涯的愛與熱情全部都交付到這一首首的樂音之中。

加入社團之後，光鮮亮麗的包裝拆開，裸露出的是摩天大樓金碧輝煌的牆漆下最樸實無華的一磚一瓦。我豪不猶豫的選擇了小號作為我的

樂器，理由也很單純，因為好聽，因為耀眼，就像盛夏午後的烈陽。但太陽看似美好，其實滾燙到灼人。練習後才發現我竟然連發聲都有困難。當聽到學姊介紹，小號是一種銅管樂器，依靠嘴唇的震動來發聲。簡直雲裡霧裡，懷疑自己有沒有辦法做到。開始的確是困難的，冰涼的號嘴貼上嘴唇，在怎麼用力的吹氣，摸著它冰涼的軀體近乎迷信的跟它說你最棒了最可愛了，也撼動不了它冷硬的心分毫。幸好最終它還是被我感動了，我聽著號口發出有些沉悶卻穩定的震動，幾乎像聽到世間最優美的樂音般喜極而泣。一個音、三個音、五個音、小蜜蜂、上樂器……。文字寫來單薄，但在這日復一日的練習，挫折與進步交織的時光中，我發現我無可自拔地愛上了這個樂器，喜歡它的音色，喜歡合奏時頻率相同的合奏，喜歡在樂旗的每一天。

「欸！嘉義管樂節取消了啦！」

「天啊我期待了那麼久！」

高一的某一天，意外旁聽到學姊的對話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嘉義管樂節這個名詞。當時對管樂的一切都充滿熱情的我，回家後偷偷地上網查了這是什麼活動。才發現我竟然錯過了這個有趣的活動這麼多年，今年更是因為疫情而取消。但參加嘉管的夢，也偷偷住進了我的心中。

夢想發芽了，在光陰的澆灌下。對於懷揣著夢想的人，一步一腳印的積累似乎總是只能捕捉到時光的一尾。時光長河的流速快得驚人，水流翻湧間，不知不覺已被沖到下一個港灣。我踏進校門口，沿著熟悉到閉上眼睛也不會迷路的路線走入樂器室，打開樂器盒即將開始我的練習日常時，看到手機螢幕上估狗郵件寄來的通知，學姊演奏的照片下搭配的文字竟是 365 天前的回憶。想起剛接下幹部的第一天。站在穿衣鏡前，小心翼翼地別上徽章，告訴自己：我已經是高二的學姊了。從今天起要領導學妹，成為當年讓自己憧憬的樣子。

新一輪的輪迴再次展開，多了點什麼卻也少了些什麼，早已不陌生但依舊困難的演奏，不一樣但依舊可愛的人。日子還是這樣過，只是某

個平凡的早晨後，有些人跟回憶被留在了昨天。但幸好當年的夢想與熱情都還在，打包好遺憾，拍拍心頭那早已蒼翠茁壯的夢想，轉眼，到了距離嘉管兩個月前的日子。

中午一下課就衝出教室，放學考試來不及寫完就匆匆交卷，為的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熟練嘉管遊行曲目。萬水千山縱橫、Tequila、Final、華盛頓進行曲……。音符從錯亂到整齊，樂聲由雜亂到和諧。「開頭整齊！」「看指揮！」「注意音準！」每一個最細微之處的雕琢，就是為了嘉管當天煥發出最美的光輝。

也許適逢嘉管三十周年，連來自北國的冷氣團都要躬逢其盛。不知不覺間，痛苦與幸福交雜的練習時光流逝到了終點，我坐在前往嘉義的遊覽車上，遊覽車載著冷冷的空氣搖搖晃晃地前進著，正如我的心緒同樣起伏不定。天氣這麼冷音準會不會跑掉？曲子的順序有沒有記錯？需要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項要不要再講一次？緊張與焦慮糾纏在心間，卻有一股無名的期待膨脹。殘存著幾分難以置信，就像剛夢醒般恍惚，竟然我真的已經要走上嘉管。

「你要去嘉義管樂節嗎？」

「對啊！」

「加油！那真的超好玩。」

隨手發在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引來令人意外的回覆，許久未聯絡的營隊同學竟因為嘉管又再次產生交集。簡單的安慰撫平的我內心的焦躁，也許嘉管的魅力就在於這些會心一笑的片刻，它將所有喜歡著音樂的人牽引到此處。

穿上隊服、到達目的、下樂器……。一連串瑣碎的事務混亂著，等這一切都乖乖就定位。我們也站定在路中央，等待哨聲鳴響的瞬間。「嘉管三十，聲聲不息。」在音響中響亮的口號伴奏下。我垂眸凝視著手中銀光閃閃的樂器。我發覺台灣很多人都很喜歡看天空，傍晚時打開手機社群軟體總是一幀幀相似又相異的天空。但我猜很多人從來沒有看過小號上的天空，那是我認為最美的天空。站在馬路中央，太陽被

雲霧遮蔽，微弱的陽光灑在銀色的小號上，號口是一個彎曲的喇叭型，就像牽牛花的形狀，一朵銀光閃閃的牽牛花。它沒有牽牛花的純淨，長年的使用早已為它刻下無法回復的凹痕，與深綠色的鏽痕夾雜，遠稱不上美麗，歲月早已將它碎裂的斑駁。但從演奏者的視角，這彎曲的弧度不多不少正好容得下我的一方天地。雲跟樹都被扭曲了，天空依舊是冷冷地灰，中央還有一個小小的我。如果找一幅畫來描繪我的青春，我想就是此時此刻。

哨聲終於響起，指揮槍在空中劃出一個炫麗的弧度，遙遙上舉像是要刺破天際。雨水豪不留情的撒落，我們也無所畏懼的邁步。就這樣，我們在雨幕中前行，在寒風中奏響青春的樂章。

很久以後，在與家人談天間偶然回顧起那充滿著風聲雨聲音樂聲的一天，她笑說那麼冷，你們竟然還能吹完整場，簡直是奇蹟。我也向她微笑，但不曾說出口的呢喃留在心底。這世間又有什麼奇蹟呢?不過是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有一群傻傻的人為了一點悸動與熱愛，跑過了千山萬水，跑得遍體鱗傷，淚流滿面又再次風乾，才堪堪讓心底的渴望發芽、茁壯，終至參天。

那天的具體景象已經略為失焦，但洶湧的情感依舊清晰。很冷——我的手指僵硬的幾乎無法準確按下按鍵。但很快樂——時至今日，我依舊難以準確描述燃燒在我胸膛無以名狀的快樂。或許是路旁風雨無阻向我們揮手的群眾，或許是身邊生死與共的摯友，或許僅僅是站在嘉管的場地上，吹奏著喜歡的樂曲就足以勾起臉上的笑容。腳下的柏油路、眼前的紅綠燈，我從未用如此有情的眼光去看著這一塊我熟悉的土地，我從未覺得這個我住了十幾年的城市是如此美麗。我更是從未覺得四公里如此短暫，當我們終於停在體育館外。應有的疲憊輕而易舉地被快樂消融，我們瘋狂地拿起樂器跟不知名的同學們合奏，瘋狂地跟其他學校的學生合照。這一天就這樣瘋狂地結束了，臨上遊覽車前，我抬頭看了一眼天空，冰冷又明亮，這一切就這樣結束了。

「才沒有結束！」

「我們明年還會再來！」

「約好了，以後還要一起來參加。」

失落嗎？或許吧。期待嗎？那當然。也許青春就是這樣取之不盡的勇氣，用之不竭的火花，沒有什麼挫折不能站起，沒有什麼悵惘不能一笑置之。如此熾烈，才燒得出這一段燦爛又無悔地永恆。

又是一段新的故事了。我站在嘉義市體育館前，凝眸顧盼。街道上人群來來往往，陽光與微風拂過他們的臉龐，在這幅靜謐又朝氣蓬勃的畫面下，光陰流轉過無數代人的青春，飽脹的空氣中除了仲夏的熱度又充斥著些更為熱烈的什麼。是你看著我時發亮的雙眸、是吹錯音時故作凶狠的瞪視、是不凋的希望、是未竟的夢想、是懷有無數可能的明天……。我凝望著這一切，幾乎無法克制自己狂奔的衝動，想笑，又想哭。不知不覺間，我竟又哼起了一首首遊行曲。輕快的音符掉落，在滾燙的日光裡躍動著，或許又不僅只是音符在躍動著。

原來，在陽光與音樂之間，是愛的痕跡。